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

武警云南总队组织开展“家乡红色故事会”

新入伍战士亮出“红色家底”

本报讯 **吴绍健**、**马艺训**报道：“我家三代从军，如今接力棒交到了我的手上”“我们村有13名老兵上过战场，我从小听着他们的战斗故事长大”“我爷爷21岁就为革命事业牺牲，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他写给家人的诀别信”……11月22日，在武警云南总队某训练基地，数名新兵依次走上讲台，分享“红色家底”。该总队深入挖掘新兵家人、家乡的红色资源，深化“传承红色基因、担当强军重任”主题教育，通过兵言兵语坚定新兵报国信念。

“今年入伍的新兵许多来自革命老区，他们的家乡红色资源丰富，家人中不乏老革命、老战士。”负责新训工作的该总队领导介绍，为用好这一教育资源，他们在新兵中广泛开展“家乡红色故事会”活动，引导新兵主动同战友分享红色故事，传承红色基因。

“爷爷在我们这般大的年纪加入家乡武工队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与敌人斗智斗勇，最终为保护乡亲英勇牺牲。爱国的红色血液一直在我们兄弟俩身体里流淌，从军报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一次分享活动中，该总队双胞胎新兵邱家鹏、邱家程的动情讲述引发热议。分享结束后，新兵们走到写有“苦练本领、铸牢信念，早日成为合格军人”字样的横幅前，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“老兵扎根新疆24年守护水坝”“大垛镇21名民兵智斗土匪保家园”……笔者了解到，在此次活动中，共有百余名新兵走上讲台同战友分享红色故事、接受精神洗礼。新兵侯永康在训练中一度存有畏难情绪。通过参加教育活动，他转变思想，积极训练，很快就因进步迅速被新兵连评为“训练标兵”。谈及自己的变化，侯永康说：“我的祖辈父辈扎根新疆、戍边垦荒。作为一名军垦人的后代，我必须刻苦训练，为他们争光。”

近日，该总队将这些红色故事汇编成册，下发至所属部队，成为深化主题教育的又一鲜活教材。

上图：新兵讲述家乡红色故事。 **吴绍健**摄

第77集团军某旅广泛开展学旅史连史活动

新毕业干部铸魂英雄连队

本报讯 **王鹏**、特约记者**李佳豪**报道：“战斗中，我营前辈庞国兴带领两名战士，端掉了敌人炮兵阵地。”11月20日，在第77集团军某旅新毕业干部集训队教育课堂上，新排长胡磊的讲述，让人听后热血沸腾。虽然来到“庞国兴英雄连”所在营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对于部队的辉煌战史，他早已熟稔于心。

“在新毕业干部中广泛开展旅史、连史教育，有助于增进他们对单位的认同感、归属感。”该旅领导介绍，在一次面向新毕业干部的调研中，他们了解到，部分青年学员在校时对基层部队了解不多，毕业后难以第一时间融入新集体。

为帮助新毕业干部尽快完成“身入”到“融入”的转变，该旅结合“传承红色基因、担当强军重任”主题教育，广泛开展“走进英雄连队、争当英雄传人”教育实践活动，将旅史连史教育作为入营第一课。他们组织新毕业干部参观网上荣誉室、学习连队先进典型，在见贤思齐中增进“连荣我荣、连耻我耻”的向心力；开展“学旅史连史、讲战斗故事”活动，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汇集“以连为家、为连争光”的凝聚力；组织有特长的新毕业干部编排旅史主题晚会、制作连史微视频，创新方式方法提升优良传统教育的感召力。

近日，一场战斗体能训练在新毕业干部集训队进行，面对10余个课目、14个小时连贯进行的高强度训练，该旅新排长季明克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，咬牙坚持到最后。谈及此事，季明克语气坚定：“作为英雄连队的一员，我怎能轻言放弃？”

赓续优良传统，培塑英雄虎气。据了解，在集团军统一组织的集训中，该旅30余名新毕业干部自发叫响“英雄部队英雄兵，敢打敢拼争第一”口号，相继在参谋业务、武器装备操作等训练课目中拔得头筹，为下一步任职打下坚实基础。

编余小议 ■李佳豪

上好第一课，走好第一步

当前，各部队新兵训练、新毕业干部集训正在如火如荼进行。面对陌生的环境、艰苦的训练和严格的管理，一些新兵、新干部难免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。如何帮助他们迅速适应基层、融入部队，尽快完成思想和身份转变？武警云南总队、第77集团军某旅的答案是：在心田里种上庄稼，最能除杂草。

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，到上甘岭的隆隆炮声，再到九江大堤上“人在堤在”的铮铮誓言……回望我军90多年峥嵘岁月，无数前辈用鲜血和生命，铸就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。对于新入营的干部、战士来说，这无疑是铸魂固魂最好的养分。

如今，95后、00后分别已成为新兵、新毕业干部的主体。青年们怀着从军报国的抱负投身火热军营，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颗红色的种子。结合新兵训练、新毕业干部集训开展好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，强化历史记忆、传承红色基因，帮助新同志上好第一课、走好第一步，红色的种子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。

构设战场条件 模拟战时特情

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紧贴实战组织保障系统群众性练兵比武

本报讯 **王浩明**、特约记者**孙飞**报道：日前，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保障系统群众性练兵比武决赛拉开帷幕，来自各部队的61支参赛队伍200余名官兵展开激烈角逐。

“未来战场突发性、破坏性强，我们必须适应战场态势。”该部领导告诉记者。此次比武，共设9类13个课目，构设战场条件、模拟突发情况，以检验复杂环境下的野战适应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。

“我机场遭空袭，塔台、四站生产线和医院受损严重，立即启动机动保障预案！”闻令，各保障分队迅速展开行动。防化分队立即对弹坑进行侦毒，工程车辆开往被炸区域进行抢修。医疗救护分队为飞行员做紧急处理的同时，抢修分队同步进行战机修复。保障课目“无缝衔接”，比武场上硝烟味浓。

比武紧贴实战，特情不期而至。在战场自救互救演练比武中，两名兼职卫生兵前出营救。不料，导调组突然拟定卫生兵刘佳峰右臂被击伤。刘佳峰立即寻找掩体展开自救，随后与战友一起将其他伤员送至后方……

“通过模拟战时情况，让参赛队员受到‘临战刺激’，才能真实检验出实战条件下的保障能力。”该部战勤计划处参谋高霄介绍，设置的默画管线路图、蒙眼轻武器分解结合、无千斤顶更换轮胎等课目，不仅提高了比武难度，更加贴近实战。

据悉，今年以来，该部保障系统全面展开全员普训、补差强训等群众性练兵活动，组织专业系统对口赛、分队对抗赛、晋级选拔赛，以比促训、以比促建、以比促备，提高保障系统各岗位专业技术水平，将比武成果转化为部队保障力。

热血青春之路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“在路上，每个人家里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，大家都在坚持。”高原汽车兵们总感觉自己那么点事，“在集体里再普通不过，没什么可讲，大家都是这样挺过来的”。

夜深了，油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，全部的灯瞬时暗了。

和以往一样，上士赵振忠安排徒弟到兵站房间休息，自己睡在驾驶室里。

对汽车兵而言，车是另外一个家。

拉上车窗上的帘子，驾驶室后排那窄窄的座位就成了床；展开军被或睡袋，不足4平方米的驾驶室就成了汽车兵的家。

20岁那年，赵振忠可以独立出车了。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接车，也有了自己的“家”。

打开车门那一瞬，赵振忠的兴奋劲一下子被浇灭了——这是一辆已经服役17年的高龄军车，驾驶椅都快磨破了。

心里虽千般不情愿，但这毕竟是“自己的车”，赵振忠每天精心“伺候”这位“老伙计”。他记得师傅交代的话：“平时你不整车，关键时候车就会整你。”

3年前，这辆行驶60万公里的“老伙计”该退役了。冲洗、擦车、打黄油，“老伙计”的最后一个车场日，25岁的赵振忠将车里车外整得干干净净后，坐在那把磨得更加破旧的驾驶椅上，久久舍不得下来。

今晚，这个28岁的小伙子比平时睡得稍晚了一些。

中秋节快到了，他又无法陪妈妈一起过。车铺上的枕头，勾起了他的想家情绪——那枕头是母亲特意为他做的。7年来，这枕头陪伴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昆仑山上的寒夜，带给他家的温暖。

夜更深了，兵站的军犬跑进车场，蜷卧车下，不发一声。车场后方，河水哗哗流淌，以不变的节奏奔腾而下。此时，整个兵站都进入了静谧的梦乡。

时间

“这条曾经很陌生的路，成了生命中最熟悉最重要的路”

群山，望不到头。路上的回头弯，一个接着一个。

从红柳滩到多玛，300多公里，车队在颠簸中走了整整一天。

“现在路况好多了。”副政委孙晓亮说，“以往走这条路，没有最慢，只有更慢。”

那年，孙晓亮第一次“上山”，车胎爆了好几次。换一个轮胎，要拧10个螺丝。奇台达坂顶上，他和战友顶着风雪，忍着强烈高原反应，换胎时累得差点背过气去。翻越奇台达坂，他们整整用了一天。

那年，孙晓亮带队给边防连送物资。冻土消融，装满物资的军车仿佛跋涉在“奶油蛋糕铺成的路上”。车陷入泥坑14次，9吨物资装卸了9次。他们用了三天三夜，才抵达260公里外的边防连。

对于高原汽车兵来说，跑在这条路上，时间经常过得很慢——“遇到暴风雪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，等待的分分秒秒都是一种煎熬”。

有时，时间又过得很快——指着驾驶员何其宝，孙晓亮笑着说：“还记得，这小子第一次上山，开车一下冲到护坡上！一转眼16年过去了，今年底他都面临走留了……”

听到这，何其宝也笑了，脸上却闪现一丝伤感。

今年底，34岁的何其宝就要退役了。一想到以后上不了山，他心里就会怅然若失。

16年，他从初出茅庐的愣小伙跑成了老汽车兵。这条路上，哪里有个弯，哪里有个坑，何其宝清清楚楚。被战友称为新藏线“活地图”的他，回到自己居住的都市却时常迷路，不得不用手机导航。

跑着跑着，“这条曾经很陌生的路，成了生命中最熟悉最重要的路”，成为高原汽车兵一辈子放不下的路。

退伍老兵尚志军新买的房子里，摆着一块普通的昆仑石。这块他视若珍宝的石头，是托战友从海拔5170米的奇台达坂专门带下山的。“看到它，就看到自己穿越昆仑风雪的青春岁月。”尚志军如是说。

喀喇昆仑的风雪，给每一个高原汽车兵留下了“终身印记”——

多玛兵站的深夜，参谋长曹正军的咳嗽声穿透墙壁，钻进大家的耳朵里。看到他咳得发紫的脸，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心疼。“这么多年的老毛病，没啥事，挺挺就过去了。”这个跑了20多年高原的老汽车兵，挥着手回应着四周的关切。

“在这条路上跑，对身体的摧残起初没感觉，等有感觉时，问题就严重了。”作为团里跑高原时间最长的人，团长彭立勇的话像昆仑高原的风一样犀利。

高原汽车兵的工作节奏实在太快了——上山时，海拔从1000米升到5000多米；下山时，再从5000多米回到1000米。快上快下，缺氧醉氧交替轮回，生命在无形中加速损耗。

对此，他们早已习以为常。“习惯了”从他们嘴里第3遍说出来时，和第1遍没有什么两样。仿佛“习惯了”，就真的不苦了。

半夜，记者因高原反应醒来后，来到红柳滩兵站的停车场上透透气。整个世界是清冷的、安静的，只有风在这寂静的高原上奋力呼号。

没走几步，碰到政委朱彦杰夜巡。“因为这条路，我和战友们走到一起。也因为这条路，我和许多未曾谋面的老兵走到了一起。在这条寒冷孤寂的天路上，有我们高原汽车兵最热的血、最纯的情谊。”

鸣笛

“每一位牺牲的战友，都是一座永恒的路标”

“缺氧你就抽根烟，想家你就大声喊……”歌声中，车突然停了下来。

在这寂寞荒芜的旷野上，一座鹅卵石垒起的小小坟茔，静卧在路边不远的地方。

没有墓碑，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识。

这，是上等兵李世涛牺牲的地方——10年前，一辆地方大货车失去控制，撞向正在检修车辆的他。那年，他刚满19岁。

“我和他是同年兵，他如果在，也应该当爸爸了。”驾驶员、四级军士长贾括说，李世涛去世后安葬在老家，战友们为了纪念他，就在这里用石头给他垒了一座坟。

此刻，记者双手轻轻捡起一块白灰色的鹅卵石，小心翼翼地垒在坟茔之上，希望他不再孤单。

鞠躬，敬礼——这个永远19岁的青春，凝固在喀喇昆仑之上，成为这条路上的路标。

时间如山风，呼啸而过。10年后的今天，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将生命融入昆仑大地的年轻人？

除了他的家人，至少，还有高原汽车兵们。

我们的车队缓缓通过，鸣笛三声。空旷戈壁上，激越的鸣笛声穿透山谷，久久回响在苍茫旷野间。

在这条路上，“每一位牺牲的战友，都是一座永恒的路标，指引着前进的方向”。

一路行走，一路目睹，高原汽车兵以自己的独特方式，铭记着牺牲在高原上的每一名战友。

这一天，康西瓦，全军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，嘹亮的军号又一次回荡在蓝天白云间。这里，没有专职守墓人。征战喀喇昆仑的汽车兵，往来于此都会前来“探望”长眠于此的先辈英烈。

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，驾驶员兼号手王浩宇用力地吹奏哀悼曲，脸憋得像身后的军旗一样红。一曲奏毕，他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，“牺牲在这个遥远的地方，他们的家人该多想他们”。

从兜里掏出3颗鲜红的枣，上士驾驶员刘华滨小心翼翼地放在无名烈士墓碑前。这枣，是他在山下亲手种植的枣树上结的果实。不知道烈士的名字，不知道烈士是哪里人，刘华滨在心里想，“他牺牲时，也许和我年龄差不多，也许和我一样爱吃枣”。

这一天，狮泉河烈士陵园，军车的鸣笛声，又一次响彻藏北高原小镇的上空。清晨的霞光里，站在英雄李狄三和孔繁森的墓前，新兵姬庆辉的心脏不由得加速跳动。

这，是姬庆辉的第一次“上山之旅”，再过11天他就入伍满1年了。这个河北小伙子入伍前是在读研究生，24岁才当兵。

“18岁，籍贯河北……”在叶城烈士陵园瞻仰时，姬庆辉在一名烈士的墓前定住了，“这位老乡，比我还小6岁。”

那一刻，他的心猛地刺痛了一下。他突然意识到为国牺牲奉献，并非一个遥远的“大词”，而是离自己很近。

点火，启动。告别狮泉河烈士陵园，车队沿着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当年走过的路，向着更高的远方驶去。

望着驾驶室手握方向盘、一脸黝黑的班长王子军，姬庆辉想到了前不久看到的一句诗：“海拔到了一定高度，就是人生的境界。”

风景

“跑着跑着，自己成了这条路上最动人的风景”

翻过海拔5347米的界山达坂，荒凉被抛在身后，呈现在眼前的是蔚蓝的天空、青青的草原、成群的牛羊。

路，越走越远；天，越来越蓝。“高原的蓝天，就像一种特殊饮料，一旦饮下你就会上瘾。”孙晓亮一边用手机拍照，一边满脸真诚地说。

这条路，孙晓亮不知道走过多少回，可每一次他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。

“忘了我是谁”是孙晓亮的微信名。每次任务结束，他都会把沿途的风景发在朋友圈里。他这么做，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他手机里那群已退伍回家、如今上不了山的老兵。“这些我带过的兵，太想念这条路了，隔几天我就得发几张照片，‘喂’一下这帮家伙。”

在这条路上，越老的汽车兵，看到的风景越多——

有的老兵，喜欢看班公湖的纯净、扎达土林的浑厚；有的老兵喜欢看这条路的变化，看沿途小镇的新建楼宇；有的老兵，喜欢看“车曾经抛锚的地方”，用四级军士长赵高强的话：“那景色有嚼头，喜怒哀乐都在其中，百看不厌”。

老兵于成亮则喜欢看这条路上的人——修路的普通工人，养护公路的武警官兵，沿路巡查的护边员，挑战极限的骑行驴友……

在老兵于成亮眼里，最能打动他的风景，莫过于常年戍守在喀喇昆仑边防一线的战友们。

“和天天守在山上的战友们比，我们这点苦，真的不算什么！”多年前，于成亮第一次送给养到天文点边防连，战友们热情地将他迎进食堂。一口下去，夹生的饭粒，又一口下去，还是夹生的饭粒。望着边防连战友的笑脸，于成亮吃光了那碗难以下咽的夹生饭，没剩一粒米。他说，他不能辜负战友们的“款待”，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，战友们太不容易。

这，就是高原汽车兵可爱可敬之处——他们说：“这条路上还有很多比自己更苦的人”。路遇一线边防官兵，他们都会致以最高礼节表达敬意：停车，立正，敬礼！

他们没有意识到，“跑着跑着，自己成了这条路上最动人的风景”。

在这条路上，高原汽车兵们向常年戍守边防一线的战友敬礼，路上的人们向他们敬礼——

驶过牧区，藏族孩子们会停止玩耍，用并不标准的姿势向车队敬礼；驶过边防检查站，护边员们会挺直站立，向他们庄严敬礼；驶过达坂，维护道路的养路工人也会举起右手向车队敬礼……

“每一次看到人们的敬礼，骄傲感和满足感充盈心间，再苦再累都觉得值。”综合运输营营长沈安邦一脸感慨，“跑了十几年的高原，收获最大的财富就是这了。”

今年夏天的那一幕，沈安邦和战友们终生难忘——

那天，车队途经多玛，天空突然下起雨。风雨中，一个穿着黑色冲锋衣的挺拔身姿，面向车队敬军礼。他那白了一多半的头发紧紧贴在脑袋上，敬军礼的手却一直定格在最标准的姿势。

这名骑行新藏线的人，是团里的老兵！看到自己30年前当兵的老部队，这个50多岁的汉子泪流满面。

车队很长，每辆车驶过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年轻汽车兵都举起右手，向老兵郑重回礼。车队驶出很远，这名老兵敬礼的手依旧没有放下……

对于高原汽车兵来说，记住出发的原点，记住回归的方向，再长再苦再险的路，便有了坚持的意义。

晚霞似火，拉梅拉达坂，风景绚烂。

咔嚓！孙晓亮用手机定格了眼前的美景，并配下文字：人生最美的风景，永远在路上，永远属于那些坚持到终点的人。

在高原上跑的时间长了，人老得快。孙晓亮过了40岁生日，越来越不愿意看自己以前的照片。

2018年10月20日那天，孙晓亮带队到红柳滩兵站，手机终于有了信号。那天，是军校同学入学20周年聚会的日子。军校毕业这些年，全队只有他一个人，在喀喇昆仑这条路上跑着。

他点开微信视频，连通母校的聚会现场。那一端，老同学们齐聚一堂，欢声笑语，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大家刚入学时的照片。

“孙晓亮，你看看，那时的你多嫩、多帅！”

这一端，插着吸氧管的孙晓亮，看着自己20年前的青春芳华，笑着笑着，流出了泪。

喀喇昆仑不老，这条热血青春之路，永远属于年轻的高原汽车兵！